

河南鲁山人—墨子(转载)

2009-08-14 23:43

河南鲁山人—墨子



关于“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

鲁国距当时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按地图之直线距离，也有两三千之遥。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十日夜至郢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是步行。因而有人认为：如果理解从鲁阳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或南阳，路程仅及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有可能的。故此，把鲁都认为是鲁国，是有点武断了。

一、墨子简介 墨子（约公元前 468 年～前 376 年），名翟，河南省鲁山县人，汉族，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二、墨子姓名考

历史学界至今无法确定墨子的真实姓名，有以下各种说法：

墨子姓墨名翟

最传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元和姓纂》明确说墨子乃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民，改为墨氏。而《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

墨子姓翟名乌

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环记》[2]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树

《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他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琮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以为古代确实有“翟”这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墨翟为“貉狄”或“蛮狄”之音转，非姓名

近代学者胡怀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貉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

墨为古代刑名之一

近代学者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历史上西汉淮南王英布遭黥刑后称为黥布，也是一证。而翟确实是名，因《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翟，往往称“翟”。

虽说墨子的姓名不可考，但他长得黑却是真的，人称：阿黑哥，小黑。

三、墨子故里 墨子生于何处，现有书籍并无明确记载，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曾有宋人说，楚人说，鲁人说，印度人说等。其中鲁人说已经为墨学界绝大部分人所认可。很多学者论证这里的“鲁”为西鲁，即河南鲁山，而非东鲁。国内史学界普遍认为墨子里籍是河南鲁山。

1、宋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据此历代学者称其为宋人。此说一直流行到清代。

2、楚人说

清代毕沅注《墨子》时，据《吕氏春秋》高诱之注，并参照墨子诸多与鲁阳文君的对话，推定其为鲁阳人，即楚人。

3、鲁人说

清代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在附文《墨子传略》中第一次提出墨子为鲁国人。其主要依据为：《墨子·贵义》“墨子自鲁即齐”；《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鲁人说的主要支持者还有梁启超、钱穆、胡适等主要墨学研究

者。

为什么墨子故里一定是河南鲁山

日前，西安考古学家史党社撰写的《墨子城守诸篇疏证》问世，截止目前，国内已有二十一部论著论述墨子里籍是河南省鲁山县人。

墨子，名翟，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尚贤、尚同、非攻、非命”等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因关心人民疾苦，主张任人唯贤而被尊为“平民圣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又乏于史籍记载，墨子里籍问题有“宋国人说”、“楚国人说”、“鲁国人说”、“印度人说”、“阿拉伯说”、“齐人说”、“滕州人说”。长期以来，墨子里籍一直是历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墨子里籍到底在哪里？国内 21 部论著论述墨子里籍在河南省鲁山县，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论著有：清乾隆 48 年，陕西巡抚毕沅撰《墨子注序》；高诱著《吕氏春秋》；清乾隆 55 年，山东博山知县武亿撰《跋墨子》；清乾隆元年武亿总纂鲁山县志。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冯成荣著《墨子传略考述补》、《墨子生平及其教育学术之研究》；香港著名历史学家高天生著《墨翟书解》；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徐希燕著《墨学研究》；原山东省社科学院院长刘蔚华著《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陕西著名考古学家史党社撰《墨子城守诸篇疏证》；著名历史学家原河南考古研究所所长萧鲁阳和李玉凯撰《中原墨学研究》；历史学教授平顶山政协副主席潘民中和杨晓宇撰《墨子里籍考辨》；还有学者陈金展撰《墨子鲁山人专辑》等 21 部论著。

这 21 部论著从四个方面列举铁证证实墨子里籍在河南省鲁山县。一是专家学者到实地考察列举实据。冯成荣、高天生、徐希燕、史党社、萧鲁阳、潘民中、杨晓宇、陈金展等二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在鲁山县考察发现，这里拥有大量墨子遗迹、遗址、墨子庙、墨子店、墨子洞和墨子故里碑；墨子故里碑见证人年逾八十岁的张冠文先生当年曾护理故碑；今鲁山县黑阴寺附近还有一个黑姓聚居的小山村，该村人都姓黑，祖传下来姓墨，自称是墨子的生裔；另外，鲁山县民间还有很多关于墨子的传说，如墨子的晒布石、讲经洞、墨学传人等。二是实地考察中，专家学者将墨子留下的《五十三篇》书中方言与鲁山县现在方言进行印证，结果如出一辙。如“荡口”（意为言不由衷、唠叨不休、夸夸其谈）、“隆火”（意为生火、点火）、“安生生”（意为安静、安宁、安稳、平静）、“中不中”（意为行不行）、“强梁”（意为蛮横）、“待客”（意为请客、宴客）、“不材”（意为没能耐、没出息、）、“饥”（意为饿）、“宾服”（意为服气、服从）等。徐希燕博士说：“语言是活化石，墨子只有从小生活在鲁山，其书中才会有这种语言。”三是专家们查阅了大量史书记载，列举墨子在鲁山县活动的佐证，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慎大览》云：“墨子名翟，鲁人也”；为了证实“鲁”是东鲁西鲁，清乾嘉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山东博山知县武亿注：“鲁即鲁阳（即鲁山县），春秋属楚”。四是历代许多志书记载了关于墨子与鲁阳，墨子与鲁阳公、墨子在鲁山县活动的情况。

这 21 部论著从七个方面佐证墨子非滕州籍：一是解释孟子语录关于：

“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这是用滕国的语境形容墨子的，但没有说墨子是滕国人。滕州说据此认为孟子说墨子是滕州人，这一论据根本不成立；二是笔者到滕州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关于墨子的民谣与传说，所谓墨子故里滕州市木石镇人，当地却不知道墨子为何人，更没有任何确切的遗迹、遗址，连当地的镇领导都半信半疑，没有墨子后人。三是滕州说推测的墨子出生地其山势地形图类似一把朝北而置的椅子，完全不符合中国古代风水理论关于阳宅选址“负山面阳而居”的逻辑规律，此居既缺少阳光又吹西北风，考古建筑史上实为罕见。四是滕州所谓的“墨子井”，也没有任何根据。说墨子用这井里仙水为百姓治百病。经笔者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关于墨子治病的记载，更何况墨子是科学之祖；五是滕州所谓“墨子出生地”庙里的神像是道教神，没有墨子像。而鲁山许多古庙里都有墨子像。六是查阅大量史料，证实墨子没有来过滕州：墨子的支流裔弟子许行都已载于《滕志》，而墨子这样的大家竟未被记载。《墨子》中却记载了鲁阳以南已亡的陈国、蔡国，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墨子不了解滕国，更不可能出生于滕国，在儒墨并为显学的时代，《滕志》却没有关于墨子的记载，相反《汝州志》倒是有关于墨子论时间“古今旦暮”的记载。七是一些论著还挖掘了墨子思想渊源，证实大禹精神是墨子思想的源头之一，禹王冢就在鲁山境内，可见墨子受大禹精神影响。由此可见，中原之国即墨子的父母之邦，当在河南境内。

墨翟故里考——郭成智文集

墨子出生何地，故里安在，中国学界历有宋国人、鲁国人、鲁阳人和外国人诸说不一，两千多年无有定论。

1982年，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第四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为墨翟故里“鲁阳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为了使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早日“落下户”来，笔者也开始翻阅资料，发现清嘉庆《鲁山县志》载：墨翟鲁山人也。同时还发现墨子在鲁山的一些传说、遗迹，众云鲁山县城西二郎庙乡有“墨翟故里”碑石一方，就是其一。从查考结果看墨翟确属河南鲁山人无疑。

为了论述方便，首先将外国人说和宋人说作以简要说明。

一、关于外国人说

1929年，胡怀琛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辩》，认为墨翟是印度人

佛徒。他的结论是：“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狄’。”因而“墨翟印度人也。”他还认为“‘兼爱’‘节用’佛学也。‘天志’‘明鬼’佛教也。”“摩顶放踵，秃头赤足之僧装也”。

1935年，卫聚贤在《古史研究》第二集曰：“墨子旧以姓墨名翟，鲁人或宋人，均非。……宋鲁谓其居住地，非其产生地，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阿）拉伯亦不易定”。他的根据是墨子“色黑”、“鼻高”、“秃头而发不黑”，相貌如外国人。

另有金祖同、陈盛良二君，认为墨翟是阿拉伯回教徒，其根据是墨子著作中，不少句法不是中国人的句法，“有与中国边地民族及外国之句法相近，尤其是回文”（陈盛良《墨子文法的研究》）。因而认定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

外国人之说，当时已被方授楚先生驳得理屈词穷。因为那些说法毫无根据，墨子著作和其它典籍中既无反映，墨子一生活中又找不到与外国人的任何联系。在那时，一个外国人，能身居异国“苦而为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却又有如此深刻、如此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又与那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民情、世俗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都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宋国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有“墨翟，宋之大夫。”《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等。其实《史记》、《隋书》、《汉书》都说的是“宋大夫”，范文澜也只把“宋人”当其一说。再则，墨子于宋的活动较多，误以为宋国人者，不足为怪。但墨子公输篇载，墨子到楚国说服楚王不要攻宋之后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既然墨子是宋国人，为什么墨子从楚国回来不说是回宋或返宋，而要说过宋。难怪梁启超不但不认为墨翟是宋国人，而连在宋国当大夫也不承认。他说：“查本书中，绝无经仕宋的痕迹。……墨子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贵义》篇）。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笔者为探究墨子宋人说的依据，曾专程到古宋国遗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寻找墨子的遗迹。但民间不曾有任何流传，也未见地方志书有任何记载，可见宋人之说是没有依据的。

现在讨论鲁国说和鲁阳说。

研究这两说，是考清墨翟故里的关键。因为鲁国与鲁阳，同是一个“鲁”字。尤其是鲁国说，影响甚大。因而首先靠清鲁国说，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了。

持鲁国说者，孙诒让是其代表，在他颇有影响的《墨子闲（注：闲——门字里一个月字，念闲，智能 abc 打不出来）诂》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国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为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国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国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

孙诒让说的鲁国人，即是鲁国人，他说的毕武即毕沅和武亿是也，因为毕沅和武亿为鲁阳说者。毕沅据《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的记载，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纂清嘉庆《鲁山县志》云：“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记》：“鲁，汝

之鲁山县，非兗（奄）地。”看来毕武不但考察了诸说中的“鲁”，而且考察了鲁与四境的关系位置以及鲁为何属，是较为细密的，而孙氏却完全抛开鲁阳（西鲁）之鲁，而仅就鲁国之鲁（东鲁）自圆其说，实为牵强。

关于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刘蔚华论述的很清楚，本文再就河南鲁山县的名称演变作些说明。

河南鲁山早于夏朝就称为鲁县，尧之裔孙刘累迁鲁县后，就把原鲁山故城邱公城（现鲁山县城西三十里之邱公城遗址）改称鲁阳。经周初、春秋、战国至秦一直称鲁阳，汉以后称鲁阳县。《汉书·郡国志·南阳郡》载：“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春秋分纪》云：“在夏为鲁县，刘累迁于此。”

在山东曲阜一带称奄，周成王“践奄”再封伯禽为鲁公才称鲁。《书经·蔡中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据刘蔚华考证：“周武王克商后，曾进行过一次不大的分封，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称鲁侯。武王死后，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戎淮夷也起而**，经过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才平定了叛乱。“……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左传》定公四年）这时称为鲁公。刘文还引《诗·鲁颂·闭宫》：“俾侯于鲁，……乃命鲁公，……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句，说明了伯禽两次受封。从原河南鲁阳迁于山东曲阜的过程。刘蔚华认为：“周公东征后，把商奄改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此话说的甚当。

又据今台湾学者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载：“鲁国，共三十七君，三十七侯，立国八百六十四年。建都：河南鲁山，山东曲阜。疆域：河南省中部，山东省西部。忘于楚。”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也很明白。

搞清了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即鲁国与鲁阳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孙诒让所举“墨子自鲁即齐”，“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自鲁见荆王曰”，“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所提到的‘鲁’”，就不一定均指鲁国，很大的可能是指鲁阳。笔者查遍墨子著作，从不见言鲁国者，看来孙氏的论断是缺少依据的。

下面就依据以上之说和其它鲁国说者之论点，考辩于后。

一、关于“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

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

鲁国距当时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按地图之直线距离，也有两三千之遥。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十日夜至郢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是步行。因而刘蔚华认为：如果理解从鲁阳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或南阳，路程仅及鲁国

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有可能的。故此，把鲁都认为是鲁国，是有点武断了。

二、关于“南游于楚”

方授楚在考证墨子故里时，也曾驳斥毕武之说，他说：“按楚人之说，（鲁阳当时属楚）毕沅、武亿均由误解‘吕览’高注（即《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谓鲁人即是楚之鲁阳，而非鲁卫之鲁。考《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其非楚人可知。”就以此认定，墨子不是鲁阳人。笔者认为，这要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是鲁阳地区的隶属沿革。武亿纂清嘉庆《鲁山县志》载：“鲁阳于周，为东都近畿地，春秋时属郑又属楚。”这就是说，鲁阳原为东周的直属地域，后又属郑，在其后又属楚。原来并非楚地。而且鲁阳又是鲁阳文君的封地，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楚来说有它很大的独立性。其次，这时的墨子已不仅是个鲁阳人了，而是一个“以天下怀游走四方的学者，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墨派巨子。经常来往于宋国、鲁国、齐国、卫国、楚国等许多地方。”鲁阳虽为故里，但早已是个外乡人了。说他“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与“郢”，也无不可。

三、关于“北方贤圣人”和“臣北方之鄙人也”

孙诒让还根据《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和《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之句，认为墨子“则非楚人明矣。”（孙诒让《墨子传略》）

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既然他是楚国人，说他是“北方贤圣人”，而不说楚国贤圣人，那墨子就不是楚国人。

笔者认为，这里说的“北方”，同“南游于楚”的含义一样，因为墨子已名显齐、鲁、宋、卫诸国，不仅仅是鲁阳的贤圣人了。又齐、鲁、宋、卫等国均居楚之北方，说他是“北方贤圣人”，才能显示出墨子的声望、地位和影响。而且北方这一概念，也完全包含了楚之北方，鲁阳就在楚之北境，因而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墨子是“北方贤圣人是十分确当的。如果说墨子不是楚国鲁阳人，鲁阳文君反而不能说“北方”。如晏子使楚的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在楚之东北方，他为何不言“晏婴是东北方善辞者”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

关于“臣北方之鄙人也”一语，过去一些人把“鄙人”理解为墨子自贱的谦词，实际不然。古人把内地称国，边地称鄙，这句话正是说墨子是楚国北方边陲的人。当时鲁阳正处于楚国北方边境，此语也是十分确当的。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鄆云：“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和《墨子·鲁问》：“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皆即此意。

关于公输般、吴虑与墨子为同乡……

张统一先生还在《墨子鲁人说》中断言：“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鲁问篇）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方授楚先生断言：“墨子平时交接者如公输般辈，以鲁人为多，也足为一旁证，然则墨子为鲁人（鲁国人）则铁案如山，不可动摇矣。”（《墨学源流》）

张方二君，把吴虑和公输般当作墨子同乡，而又认定这两人都是鲁国人，因而推断墨翟也是鲁国人。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可用的，然而吴虑、公输般是否是鲁国人，还待考定。《太平广纪》载：“鲁班敦煌人，莫详年代。”《古乐府》云：“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从此看出，公输般与鲁班似乎是两个人。到底公输般是哪方人氏，笔者不敢苟同，虽有认为公输般是鲁国人者，但也无据可考。而河南鲁山却有鲁班的传说和遗迹。

相传当时建筑庙宇，要用今鲁山县赵村南奄窟沓寺（即文殊寺）的古银杏树做庙匾，百姓不忍伐掉此树，经墨翟请了鲁班。鲁班双眉紧锁，绕着树整整转了三天，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两全其美之法，乘星月高挂，亮出绝技，在银杏树正中，竖着锯了一块“中心板”。如今这棵银杏树，历经三千年风雨，仍耸立在奄窟沓寺的遗址上。树围七个人合抱不住，可惜的是，中间仍留有二丈多长指许宽的一条锯缝，令观者叹息。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不足为据，但谁又能断定公输般是鲁国人而不是鲁阳人呢？

吴虑为何方人氏？武亿纂《鲁山县志》，在集传篇中，名子并列于墨翟之后，已入鲁山籍。但他是否是鲁山人，也待学界稽考，但也不要把他轻易地说成鲁国人。

对以上考辩之后，笔者还有几点管见，愿与学界商榷。

一、 墨学不可能产生在儒学渊源地之鲁国

《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话道出了墨学产生的时代、思想背景，也说明了孔墨思想的对立。

考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子当生于孔子卒年前后。今史者多称：“或并孔子时，或在其后”，诸说不一，汪中在《墨子序·述学》言：“墨子实为楚惠王同时，……其年与孔子周游列国，儒学之影响已遍及当时的齐、鲁、宋、卫等各地，墨翟青少年时代受其影响当其情理。然墨翟“背周道而用夏政”。鲁是周公之后，周公又为宗法社会之圣人，制礼作乐，建立典章。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遵守周朝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并提出“正名”，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中国第二大儒孟子怒气冲冲地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尽管墨子时代孔子已经作古，然孔子门徒“有名七十二贤，无名者三千”，至墨翟时，孔子的再传弟子不知该有多少。从此可知，墨学不可能产生在礼仪之邦的鲁国，而产生于僻远的近夏之域的鲁阳倒是可能的。看来墨翟当属鲁阳人颇为近理。

二、 墨翟为何与鲁国政府关系殊少

从墨子的著作中，墨翟与鲁国政府关系甚少，而与宋、楚关系为多。与宋之关系者，多言墨翟为宋大夫之故，而与楚之关系当何解释？“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至于郢。”“子墨子游耕柱于楚”。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特别与鲁阳文君接触和问答更多。鲁阳文君是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为楚王之重臣，又是楚之封国的国君。他又极力将墨子荐于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看来他与鲁阳文君的关系太密切了，而恰不多见与鲁国国君之交往，是否也可从此推知他是鲁阳人呢？

三、 关于墨翟故里的传说

鲁山县赵村一带群众，流传说，此地有“墨翟故里”石碑一方。当地群众言：“墨翟故里”石碑，在民国时期修上汤温泉浴池时铺入水中。尽管此碑没有找到，然在偏僻的山区，群众竟有此传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外毗连赵村乡的二郎庙乡群众流传说：墨子是鲁山庆云乡人（原庆云乡含有赵村和二郎庙乡一带），还说墨子家旁边有个莲花池，池水是黑色的，后墨子家改姓为黑，这是从何说起，也值得探究。而恰不见墨子在山东曲阜一带的传说。刘蔚华教授在给笔者的信中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的遗迹，一无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又是什么？曲阜曾是他长时间工作过的地方。他却在那里“一无所获”，可见墨子非鲁国人，而是鲁阳人是很清楚的。

作者：千岁兰 回复日期：2005-1-4 22:34:32

再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

——答张振衡、徐治邦先生

1991年6月上旬，山东大学与中共滕州市委在滕州召开墨子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滕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滕州宣传》出了《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专辑》。在此之前，滕州市还为墨子树碑塑像，建馆筑

亭。山东大学与滕州市的做法，必将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值得称赞和庆贺的。但对墨子是滕州人这一新论却不敢苟同。尤其对《墨子怎么又成了鲁阳人呢》（见《滕州宣传》1991年第4期）一文深感疑惑不解。似乎墨子原是滕州人，是今天谁把墨子抢到鲁阳去了。那么墨子到底是先由滕州人而被谁抢到鲁阳去了，还是鲁阳人而被错认为鲁国人，今天又被强拉到滕州去的呢？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必须把它搞清。

一、 墨子本来就是鲁阳人，而不是鲁国人

这个问题可由以下两个事实证明。

首先，在毕沅、武亿以前没有一个人真正考察过墨子里籍，没有一个人确切地指出墨子是何方人氏，墨子为鲁阳人（今河南鲁山县人）是毕沅和武亿实地考察后的结论。

秦汉大一统的建立，墨家便被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所扼杀，董仲舒一计“天人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被称为“显学”的墨学，成了异端邪说，一代圣人也成了罪人。其后，墨子便没有了声息。在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虽去墨子仅仅三百年，但墨子就已生卒不明，里籍无考了。司马迁只好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含混其词地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此，墨子只落得个“宋大夫”，究竟何方人氏，已成为历史悬案。

历史大约又前进了几百年，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当染》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在《慎大览》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二篇，以墨道闻也。”这时的高诱才明确的指出，墨子为“鲁人”。但这个“鲁”到底是东鲁（曲阜）还是西鲁（鲁阳），他仍没说清楚。

历史又走过了漫长的一千五百多年，到了清代中期的乾嘉年代。由于西学东渐，外国科学逐渐传入中国，不少门类又与墨学的内容相合，才引起一些学者研究墨学的兴趣。加之当时残酷的文字狱，不少学者不敢触及现实，只好在故纸堆里做学问，与是湮没了两千年的墨学，开始了一个复兴时期。但是墨子到底是哪里人氏，仍无人去理会。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曾任翰林院修撰和河南、山东巡抚及湖广总督的毕沅，根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在《墨子注》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破天荒第一次给墨子定了里籍，而且说的清楚明白，毫不含糊。从此墨子有了家乡住处，不是鲁国（曲阜）人，也不是滕州人，而是楚国鲁阳人，即今河南鲁山县人。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公元1796年（清嘉庆元年），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家、曾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知县的河南偃师人武亿（祖籍山东聊城），在他主纂的《鲁山县志》和《跋墨子》中写道：“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纪》：‘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曲阜属兖州）。并把墨子写进《鲁山县

志》集传篇之首，正式落入鲁山户籍。

从以上事实看出，墨子从来不是鲁国人，而是完完全全的鲁阳人。至于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提到的两汉时的《淮南子》“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和《盐铁论》“齐国儒墨，缙绅之徒”。如果说“鲁”是指墨子，那么“齐”是指谁呢？难道是孔子吗？至于有关宋人的种种说法，已早被历代学人所否定，故不足多论。

那么墨子后来怎么又被说成了鲁国（即山东曲阜）人呢？这也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末学者孙诒让《墨子闲诂》成稿，在《墨子传略》中，他根据墨子出游多起于“鲁”和《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想当然地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山东曲阜人）。他说：“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这时，毕沅和武亿早已成了古人，自然不能和他争辩，于是鲁国说才误传于世。

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广泛传入中国，墨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以及他的科学学说正迎合了当时的思潮。于是墨学研究又盛行起来。在诸说纷纭中，墨子差一点又被胡怀琛、卫聚贤、金祖同、陈盛良诸君，说成是外国人。

作者：千岁兰 回复日期：2005-1-4 22:36:51

历史又前进了半个世纪，到了1982年，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4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鲁阳说再次提起，并提起大量新的佐证，引起学界广泛重视。1990年，笔者根据前人的考证，也成《墨翟故里考辩》一文（见1990年《中州学刊》第5期）。曲阜说已无法立脚，于是又产生了“滕州说”的新论。

从以上事实，清楚地看出，墨子是先鲁山落户的。《鲁山县志》首先写上了墨翟的大名。而山东省历代修了那么多志书，却竟然没有墨子的名字，就连新成的《滕州市志》（稿）也没有写墨子一个字，后来才按张知寒先生的意见写了进去，墨子一下变成滕州人怎不令学界吃惊？

二、墨子自称和当面旁称都是鲁阳（楚）人，而从未称是鲁国人

《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吕氏春秋·爱类》载“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前者是鲁阳文君当面把墨子向楚王自我介绍。这是绝对可靠的，本是墨子鲁阳人的铁证，但孙诒让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证据。他认为

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当时鲁阳属楚），说墨子自我介绍也说：“臣北方之鄙人也”。既然自己也言“北方”，当然墨子还不是楚国鲁阳人，所以他斥“毕武说殊谬”。对孙诒让这种错误的妄断后人应当修正的，但直到今日，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根据。

“南方”、“北方”这一概念，只能在一个国度里使用，这本来是古今中外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我们今天说某人是“南方”人或“北方”人，这个人一定得是个中国人。如果说这个人是外国人，是绝然不能使用“南方”或“北方”这个概念的。假设一位俄罗斯朋友，他确实家居北方，但我们不能说他是北方人，只能说他是俄罗斯人，因为他超出了中国的国度。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和墨子自我介绍，都说是“北方贤圣人”和“北方之鄙人也”，这个“北方”当然是指楚国的北部，断然不是指楚国以外的北方他国，这是十分清楚的。如晏子使楚这个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时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国在楚国的东北方，他为什么不说“晏婴东北方之善辞者也”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如果墨子是鲁国人，鲁阳文君应说“墨子鲁国贤圣人”，他自我介绍也应说“臣鲁国人也”，是绝然不会说是“北方”人的。

另外，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又把梁启超等人的话也搬了出来：“‘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见梁启超《墨子学案》、方授楚《墨学源流》）还有墨子书中记载的“北之齐”、“南有陈蔡”、“东方有莒国”和《淮南子·修务训》“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以及墨子每次出游出发地和所指方位，而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

对于以上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首先墨子每次云游起于何地，决定于他当时所在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从他的家乡出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他为了止战息兵，兴天下之利，云游四方，席无暇暖，终日奔波不休。他可能今天从宋国出发，明日从鲁国起程，后天又从齐国上路。怎么能以此断言墨子是那里人，不是那里人呢？何况鲁阳与鲁国都是一个“鲁”字，即是从“鲁”出发，也不能断定是鲁国，为什么不可能是鲁阳呢？刘蔚华教授说的好：“‘南游使卫’，卫国在鲁阳之北，鲁国之西，说明这次南游可能是从北燕出发的，能否由此推断出墨子是燕国人呢”（《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墨子》中谈到的各地方位置，如“东方有莒国”，莒国确实在鲁国之东，但也是在鲁阳之东。而陈蔡却是在鲁国的西南，而在鲁阳之东南。对鲁阳说“东方有莒国”、“南有陈蔡”也是可以的。即便不是如此，这也不能成为墨子鲁国人的证据。因为说各地的方位时，决定一个人当时所在的位置。犹如今天一个北京人来到了武汉，他在谈到了郑州的方位时，自然说“北有郑州”，绝然不会说“南有郑州”。尽管他是北京人，这时他却是在武汉，只能以武汉的位置而言。如果他硬说“南有郑州”，别人一定以为他迷失了方向，或者神经出了毛病。

关于“南游于楚”，而不言“南游于郢”，这要搞清一个历史事实。鲁阳在西周时属应国，于春秋前期属郑国，到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楚北进

占领了鲁阳。实际方城以外，包括鲁阳的广大地区，一直是楚国的军事占领区，用今天的话说，这里只是楚国的“殖民地”。长时间楚国都未把这里作为他的本土。鲁阳封给鲁阳文君以后，鲁阳又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当然说墨子“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于郢”

是完全可以的。

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还提出：“《墨子·鲁问》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答问者再，假若墨子不是鲁国人，何不说游于鲁见鲁君呢？”对这个问题，《墨子》中讲的已经清楚了。《鲁问》篇中墨子与鲁阳文君对话有四次，《耕柱》篇与鲁阳文君对话有二次，而与鲁国君对话只有两次。在与鲁阳文君的六次对话中，也没有一次说过“墨子游于鲁阳而见鲁阳文君”这话，这不也是墨子鲁阳人的证据吗？至于张、徐二位先生说的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这次对话本来就是墨子与鲁国君的对话，不是与鲁阳文君的对话。不过这既不能成为墨子为鲁国人的确证，也不是滕州人的根据。

从以上事实，笔者试想：鲁阳文君公孙宽，只是一个小小县公，楚王之所以把他封在鲁阳，只不过是想要他守住从郑国人手里夺来的那一方土地。然而墨子与这一方小首领，却关系非常，犹如故旧。仅《墨子》中记载，他们就有六次对话，商讨天下大事。而且鲁阳文君还亲自把墨子推荐给楚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要惠王重任墨子，只是墨子不受而去。而鲁国国君则是堂堂大国之君，墨子却与之关系殊少，《墨子》中记载他们对话和交往仅有两次。仅就此，我们说墨子是鲁阳人，就比说墨子是鲁国人，更令人可信。